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旅行：《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

皮野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济南 250100)

提 要: 在文化研究视角下考察《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就是在追溯俄罗斯旅行文化典范的兴衰踪迹, 就是在探讨悲观与进步、期望与实现之间现代冲突的复杂性。旅行命题还是一个行为主体重新确认自我身份的命题。在外部世界危机四伏的语境中, 小说主人公韦涅奇卡以一己之身份建构体现了对国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忧患和迷茫。

关键词: 旅行; 身份; 《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研究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特别是重估 20 世纪下半叶俄苏文学价值, 当代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1938—1990)及其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1970)是不能不提及的。1988 年, 他们炫目地回归母语文坛时, 评论家们曾担忧, 这也许只是一颗划过天际、“与众不同的流星”。(Лакшин 1989: 225)事实上, 在小说问世后几十年间的传播中, 近乎融合的作家本人及其同名主人公不但没有转瞬即逝, 反而逐步演绎为每一个细部都为文学艺术添砖加瓦的“韦涅奇卡神话”。“韦涅奇卡”的同胞们举办各种活动怀念这位被慢待了的兄长: 追授西尼亚夫斯基文学奖, 建立专门的网站, 连续举办叶氏文学节和文学沙龙, 在作家的故乡、在莫斯科都矗立起纪念碑, 举办马拉松纪念活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已经出现了同名的电影、剧作, 甚至还出现了行驶在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铁路线上的纪念列车, 与作家同名的小小说主人公的雕像也出现在莫斯科米乌斯基广场……这一切不禁让人想起 1990 年作家去世后新浪潮诗集上的献辞: “我们都出自彼图什基”。

“没有(韦涅·叶罗费耶夫)这个人物, 就无法想象 60—80 年代的文学进程”。(Скатов 1998: 480)列伊杰尔曼与利波韦茨基合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学》认为, 《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20 世纪 70—90 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和哲学宣言”。(Лейдерман 2003: 267)如今, 这部已经被翻译成世界上 30 多种文字、“犹如《圣经》般的符号”(张建华 2002: 291)被俄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推崇的小说和它的作家一起成为当代文学经典。

显然, “叶罗费耶夫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 它同时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逐渐融为一体的作家与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一个超级文化符号, 也在大众心理上投下种种迷思, “韦涅奇卡”的符号价值也早已超越了其文学价值而成为被仔细阅读的社会文本。当下, 该现象被视为“异样文学”(新浪潮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非官方文学”和“地下文学”的典型案例被广泛研究。

正是在大众欣赏、文本细读和学术研究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一部主题如此众多、内容极端庞杂的文化文本，它不仅涉及诸多从古到今的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艺术，而且还“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密切相关”。（张建华 2002：291）作家叶·波波夫为《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作的序言中给 21 世纪的年轻学者们开了一份可供博士论文选题的不完整题目清单：维涅季克特和基督，维涅季克特和官方意识形态，维涅季克特与犹太人……维涅季克特与持不同政见者，……与左派、与右派、与中间派，……维涅季克特与代际更替，与作者同名的小说主人公……俄罗斯特色的文学功能论在间接地提醒世人：要充分考量《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所承担的哲学功能、历史功能乃至其他——因为“文学在俄国，继而在苏联是我们的全部”，它“聚蓄非文学所固有的、却为社会所必需的种种功能”。（伊万诺娃 2000：167）

这样一种复杂状况预设了在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理解和阐释《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前提。正是基于此背景，我们将叶氏小说置于宏观的文化研究视角下——为该文本提供与之并肩同构俄罗斯文化的重要他者，恢复该作品与其他文化子系统之间的紧密关联。当然，更是为文学与其他文化样式的相关性跨学科研究提供操作空间。因为“艺术同样也是内在地具有社会性：艺术之外的社会环境在从外部作用于艺术的同时，在艺术内部也找到了间接的内在回声。……‘审美的’领域，如同法律的和认识的领域，只是社会的一个变体。”（巴赫金 1998：80）美国“文化诗学”的首席代表格林布拉特在他《文艺复兴自我塑型》一书中提出，“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在永远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隔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蒋述卓 2005：80）

2 旅行视角：从莫斯科到彼此图什基

确切地说，可以把小说《从莫斯科到彼此图什基》被置于旅行文化的研究视角下来考察。

旅行与文化的关系极其微妙。学者云雅比认为，旅行一方面是指人类交通或个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另一方面，“沿着指定的路线，航行和旅行又总是暗示着进步、创新、自由移动、奥德赛事业的自我意识和到达目的地后的拯救感”。（Van den Abbeele 1992：XV）格拉本则将旅行放入生命的绵延进程中考察，他的结论是：“一个近乎通用的解释与描述生命的主题是旅程，它以开始、结束以及旅途中的一系列事件为标志。”（Edmund Ronald Leach 1961：28）《旅行世界：当代政治之旅程》给了旅行一个更宽的界定——旅行是“现实与想象、或物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性张力”。（Raminder Kaur and John Hutnyk 1999：1）到了荣格那里，旅行已经上升到人类原始意象的高度，如果人“长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模式里，那他或许就需要有一个具解放性的改变。而此需要，可以借由赴世界各地旅游以得到暂时的解决……透过超越来解放的最普遍之象征，是孤独的旅游或朝圣。这大抵是精神的朝圣。在旅途中，受教者慢慢了解死亡的意义。”（龚鹏程 2001：149—150）

由此看来，旅行或旅程，在形式上无论是神圣的还是凡俗的，都暗示着旅行概念有更广更深的象征含义。超脱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与形而上领域的旅行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具想象性的空间。那里有追寻之旅，前方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基督教的天堂，是伊斯兰的和平之家，是乌托邦，是理想国；那里有逃脱之旅——出埃及，王子的离家与回返，耶稣、佛陀及其追随者的流浪；那里还有自然山水、乡土侨居、信徒朝圣、天界旅行和灵魂的轮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奥德赛去远行了，骑士堂·吉诃德出征了，凯鲁亚克还在路上……

对于叶罗费耶夫小说研究而言，“旅行是描述各种转换与变迁的喻词”。（郭少棠 2005：1）如果“人类历史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Williams 1998：12）那么，前往彼图什基的韦涅奇卡就是又一个奥德赛。在旅行文化研究视角下考察《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就是在追溯

俄罗斯旅行文化典范的兴衰踪迹，就是在探讨“悲观与进步、期望与实现之间现代冲突的复杂性”（Jas Elsner and Joan-Paul Rubies 1999: 8）——通过描述旅行的文化史来探讨现代性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一次上路，和人类文化史上的“朝圣式”旅行、和曾经的浪漫主义旅行、和臆想中的当代星际旅行并无二致，因为这些旅行典范的演替始终都是“旅行者对智能和救赎、教育和科学、进步和文明的追寻”。（郭少棠 2005: 22）

叶罗费耶夫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文本：作品辗转于地下→国外→国内的历程本身就是一次旅行；全书以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列车线路的相临站点为章节标题，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提醒人们这是一次旅行；主人公从莫斯科出发奔向他乡小城，所谓“一个醉鬼乘坐火车行进”的情节线索仍然在暗示这是一次旅行。在小说中，韦涅奇卡的行程目的地彼图什基是天堂、是彼岸伊甸园——“在那里，鸟儿们啾鸣不停，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在寒冬在酷暑茉莉花儿花开不败，原罪或许曾经有过却没让谁背负终生。”主人公的旅途是一条通往圣地的路径，“那里有天堂，也就有地狱，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旅行，这是从地狱到天堂的旅行”。（Петр Вайль）在韦涅奇卡的心中，“上帝是美好的，他引导我离开苦难走向光明，离开莫斯科——走向彼图什基”，可惜他“没有到达天堂彼图什基，最终死在地狱莫斯科”。（Курицын 2000: 142）

韦涅奇卡的旅行搭建了形而上的苦难—光明或地狱—天堂的寓言结构，这使得主人公在路途中得以重新建构历史、重新定位人物——可谓文化批判与现代性反思。至关重要是，上述结构为这次旅行大开方便之门，那些历史上存在的、直接相关的旅行文本和旅行人物被统统纳入到批判和反思之中。具体而言，那些重要的旅行文本包括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普希金的《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鉴于“旅行的历史易染性”，18世纪初和20世纪初俄罗斯的两次迁都被可以被视为“穿越重要边界的”的关联文本——它们包含了各种意义上的转换与变迁。

看来，叶氏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寓言结构提供了进入俄罗斯现代性问题的入口。现代俄国史的开端肇始于沙皇彼得一世对欧洲文化的引入，三百年来，1712年与1918年的两次迁都行为都是俄罗斯国家在现代化旅途中的方向性抉择。对于沙皇彼得来说，莫斯科是冥顽不灵的贵族聚居地，是反对派们发动宫廷阴谋与骚乱的策源地，更是阻碍臃肿的俄罗斯巨人掉头转向的绊脚石，而那座后来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都是他乡小城，也是“快乐的土地”，还是通往天堂的大门。（马夫罗金 2000: 158—159）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的地点转移，用云雅比的话来说，“暗示着进步、创新、自由移动、奥德赛事业的自我意识和到达目的地后的拯救感”。如果将彼得的迁都行为置于学者里德的旅行的文化历史结构，那么，该“经验”事件也同样“是流动、迁徙和殖民……是人类群体适应不同地方、融入自然环境并创造‘家园’的故事。”在故事里，“启蒙者”彼得将光明布施给国民，“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马夫罗金 2000: 158—159）让人遗憾的是，彼得身后的未来还没到一百年，当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的时候，他在“野兽般的巨掌里”只见到满眼的忧伤：“我举目四望，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拉吉舍夫 1982: 2）大诗人涅克拉索夫代所有的贫苦人追问世间：“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历史轮回，1918年3月新政权选择了回返莫斯科。革命者们高呼口号：“俄国是全世界的光明”、“俄国普救整个世界之信念”。（马克·斯洛宁 2001: 256）当莫斯科承担起“世界革命中心”这个角色时，俄罗斯人民似乎有理由充满期待，纪德都曾经说过：“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纪德 2004: 5）然而，恰恰是变成现实的乌托邦击碎了人们的理想。纪德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就选择了逃离，不是逃离莫斯科，而是逃离他“遴选的祖国”。相比之下，前往彼图什基的韦涅奇卡没那么幸运，他满怀希望地奔向他乡小城、奔向光明理想，却最终死在了他出发的那个城市——地狱莫斯科。

借助于旅行文化视角通观，沙皇彼得迁都彼得堡、革命者列宁迁都莫斯科和韦涅奇卡前往彼图什基都是一种性质相同的“上路与回返”。每一次出发的时候，旅行者的心目中都是充满光明，他们满怀希冀地奔向理想之地，然而，旅行者（或其后继人）真正要面对的终点，又都是他们出发时的现世原点。叶罗费耶夫以其小说文本中闭合的旅行路线（莫斯科→彼图什基→莫斯科），以其“远非是个别的苏联底层人”逃而未离的死亡结局完成了一个老套循环（地狱→天堂→地狱）。如果说，卡拉姆津、拉吉舍夫和普希金是彼得大帝的旅程的褒贬者，那么，叶罗费耶夫及其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就是布尔什维克旅程的臧否人。几百年来，在这个充满了悲观与进步、充满了失望与期望的现代旅途中，没有哪一个俄罗斯人在孤单地行路：19世纪的时候，盼望过上好日子的七个农民漫游全国寻找“幸福的不饿肚子村”；20世纪的时候，堂·吉珂德式的怪人莫尔古诺克似曾相识地追问：我该走哪条道儿，才能找到春草园？

当发现叶罗费耶夫的小说和俄罗斯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后，神话之中那个两面一体的韦涅奇卡形象变得清晰起来——他是坐着火车行进的醉鬼，他更是一位身处于社会生活即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夜的鲜活代表。与众不同的是，这位代表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转换和变迁烂熟于胸，因此，他虽然极度失望于当下现实，但是，他毫不奢望祖国终将要开始的下一段新旅程能给自己这样的平头百姓带来什么新生活。于是乎，韦涅奇卡的言谈举止中少了几许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精神教诲，多了一些戏谑式的语言游戏。他调侃了一直在鼓舞人们前进的理想中的彼岸或天堂，也调侃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追寻者。

3 身份找寻：韦涅奇卡——远非个别的底层人

与旅行有关的术语运用清楚地表明，“旅行”是如此广泛地包罗了“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观，包罗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用来理解和安排生活的哲学”。（Williams 1998: XIII）在这一视角下，旅行中的“车”与“路”、“景”与“人”都可以是小说文本分析解说的关联要素。

诸因素中的核心是路途中的行者。里德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旅行是典范的经验，是直接而真正的经验模式，它改变了旅行过的个人。”（Leed 1991: 5）加缪也说，“旅行中没有愉悦，我把旅行当成一次精神考验……旅行，就像一次伟大而严肃的科学实践，带领我们找回自己。”（Leed 1991: 1）如果说考察或探究韦涅奇卡的出发与上路、起点与归途是将注意力投放在旅行行为上，那么，这些考察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探究旅行行为的施动者。读者可能特别在意，“旅行过”的韦涅奇卡是否有了一些什么改变。套用加缪的话，前往彼图什基的这次精神考验、这次科学实践带领小说主人公找回了一个怎样的“自己”？

由此看来，旅行命题还是一个行为主体重新确认自我的身份命题。英国社会学家麦克肯奈尔的观点为研究提供了佐证，他在分析论说现代旅行典范——旅游和观光的学术研究中认为，旅行中的游客对“真实”、前现代、原始的寻找可以诠释为试图“重新发现或重新建构一种文化传统或是社会身份认同。”（MacCannell 1976: 13）无独有偶，在对游客的旅行经验以及他们所遭遇的事件进行文化阐释的时候，许多人类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样是“人的身份的保持”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对旅行行为主体的研究必然涉及身份研究，而同时，对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身份研究也往往涉及旅行问题，特别是不把“旅行”一词局限在物理学意义上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分析叶罗费耶夫小说的时候，关注旅行之人——韦涅奇卡的身份问题应当是探究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旅行的题内之意。相应地，俄罗斯现代史发端以来的那些重要旅行事件、藏匿在它们背后的旅行主体的身份问题统统浮现了出来。如果说内蕴了地狱-天堂这一寓言结构的旅程是在反思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在隐喻社会转换与变迁，那么，旅行主体韦涅奇卡的一己之身份建构也必将映射国家与民族文化身份的一个寓言。

“找回自己”、“身份认同”或是“身份保持”都是极具思辨色彩的议题。自苏格拉底的千年一问“我是谁？”的问题出现，认识自我、寻找自己、找回自我等一系列相关命题便在人类文化史中驻留。19世纪的时候，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疾呼：“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我怎么办？要走向何方？现在又在哪里呢？”（托尔斯泰 1991：82）这是典型的俄国版的身份困惑，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俄罗斯人发出同样的呼声。其中，韦涅奇卡的声音格外振耳且回荡犹长，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远非个别的苏联底层人”极度困惑：心中没有伟大理想、不为世界大同奋斗的我们在这个国家还有一席之地么？如果不作螺丝钉式的革命者，也不作随声附和的从众之人，还有可供我们选择的社会身份么？作家是敏锐感受世界且又忧国忧民的人，四处流浪、体制外写作的叶罗费耶夫不仅仅是在借助小说反思自我个体身份，反思同命运之同胞身份，其反思意境更深更远之处还在于，叶罗费耶夫在外部世界危机四伏的语境中为国家之身份而忧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标示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或它所独有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旅途中，它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将驶向何方？……

4 结束语

《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借助韦涅奇卡暴死街头时所流淌出来的 Ю (люблю, 爱) 字型鲜血而留下理想主义尾巴，但弥漫在人们心头的文化虚无感分外浓烈。体验这份虚无，“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的意境油然而生。实际上，彼图什基是存在于人类梦想之中的美好状态，借助语言学术语，它是彼岸或理想天堂的一种能指而非所指，它可以暂时地表现为彼得一世规划中的彼得堡，也可以暂时地表现为列宁想以革命拯救世界的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以来极力宣扬的平等、进步和自由都如同是韦涅奇卡一心想到达的目的地。可是，俄罗斯历史上包括彼得、十二月党人、十月党人、列宁在内的人物有谁真正到达了？小说主人公低声自问：“圣母啊，到彼图什基怎么那么远啊！我走啊，走啊，可彼图什基还是不出现，不出现。四周到处都是片黑——彼图什基在哪里呢？斯芬克斯嘲笑：“……有谁会到彼图什基呢，嗯？彼图什基根本没人能到达！”或许，真如古希腊寻找金羊毛的亚古尔英雄所说：“要紧的不是活着，要紧的是去航行”？（王强 2003：142）人类在 20 世纪的探索已经完成，新俄罗斯诞生后的诗作表达的依旧是迷惘：

望着这浩浩荡荡的人马。
望着这残阳如血的草原上
我的意志掀起的这股
涌向虚空的无边洪流，
我常自问：
我在这洪流中的何处？（《夏伯阳与虚空》佩列文 2004）

参考文献

- [1]Edmund Ronald Leach. *Rethinking Anthropology*[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1.
- [2]Jas Elsner and Joan-Paul Rubies eds. *Voyages and Visions: Towar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vel*[C].New York:Basic Books, 1999.
- [3]Leed Eric. *The Mind of The Travel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C],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 [4]MacCannell Dean.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C]. London: Macmillan, 1976.
- [5]Raminder Kaur and John Hutnyk eds. *Travel Worlds: Journey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C]. London: Zen Books, 1999.
- [6]Van den Abbeele Georges. *Travel as Metaphor*[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 [7]Williams C.T. *Travel Culture: Essays on What Makes Us Go*[M].Westport: Praeger, 1998.
- [8]Курицын Вяч.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M], Москва: ОГИ, 2001.

- [9]Лакшин В. Беззаконный метеор[J]. Знамя, 1989(7).
- [10]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и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 Кн.2, 1968-1986.Москва: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1.
- [11]Петр Вайль Веничка Ерофеев[Z]. См.:<http://euro.svoboda.org/programs/cicles/hero/18.asp>
- [12]Скагов Н. Под ред.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XX ве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Том 1)[Z].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8.
- [13]巴赫金. 周边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14]郭少棠. 旅行: 跨文化想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5]纪 德. 访苏归来[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6]蒋述卓. 文化诗学: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7]拉吉舍夫.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 [18]列夫 托尔斯泰. 列夫 托尔斯泰文集: 第 17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9]马夫罗金. 彼得大帝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0]马克 斯洛宁. 现代俄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21]佩列文. 夏伯阳与虚空(郑体武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22]龚鹏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3]王 强. 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 第五卷[J]. 万象, 2003(3).
- [24]伊万诺娃 纳. 俄罗斯当代散文作品中的历史重新编码[J]. 当代外国文学, 2000(4).
- [25]张建华. 对文化语义和美学形式的双重追寻——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A], 载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文学卷(第一辑)[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A Cultural Study of Travel: *Moscow to the End of the Line*

Pi Y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50100)

Abstract: A cultural study of *Moscow to the End of the Line* aims to trac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ussian travel cultural canons, study the complexity existing between pessimism and progress, expectation and realization. Travel proposition could be regarded as a self-identity proposition reconfirmed by a subject. Confronting various crises in the outside world, the protagonist Venechka struggles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his own identity, thereby expressing his loss and grief at the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travel; identity; *Moscow to the End of the Line*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文化研究视角下的维涅·叶罗费耶夫小说”(12YJC752026)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文社科专项重点项目“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传统”(IFW1208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皮野(1975—), 男, 吉林梨树人,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

收稿日期: 2015-01-08

[责任编辑: 刘 锐]